

梁山的处女长片《父亲》，在获得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后，在院线放映了1天，却在上海新光影艺苑不定期上映，到如今已有11年。

近7年来，每年的父亲节，都是《父亲》放映的日子。明天上午9:00，上海电影家协会将在新光影艺苑（宁波路586号）二楼举行电影《父亲》观摩活动，梁山会在现场与影迷共贺“父亲节”的到来。

“别把我看成一个自恋的人。”这是梁山导演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。

如果说，“国际A类电影节上获奖的第一个中国人”，还不足以让你对他表示钦佩，那么，11年来，在父亲节公益放映《父亲》的坚持，应该能让你感受到一个电影人的情怀。

带着《父亲》走遍各地

《父亲》这部影片根据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的同名话剧改编，讲述在国企转型大背景下，一个普通家庭的矛盾和冲突，很有时代感。倔强的父亲，一个比父亲还倔强的儿子。传统的思想和观念要改变，很难。但最后，父亲还是转变了。

看过这部片子的观众，总会问梁山：“这么好的电影，为什么不进院线？”梁山告诉他们，买电影票好比投票，“你们这个年纪的人已经不再投票了，现在投票的那批人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为了满足年轻人的胃口，被选上的肯定也不是这种类型的片子。”

在梁山看来，《父亲》这部片子适合有一定阅历的人去看，他与自己师从的黄蜀芹、吴贻弓等老一辈电影人，有着一脉相承的拍摄风格，喜欢聚焦小人物的喜怒哀乐。“当了父亲的人，会懂。”

从2003年开始，梁山就通过文化下乡，带着《父亲》走遍全国各地。7年前，父亲节的观念逐渐浮现，在上海电影评论家协会和上海影协的支持下，《父亲》每年一次的放映场地和时间逐渐固定，梁山也开始和观众作面对面的交流。

“放电影的时候，我喜欢坐在第一排最右边的位子，这样方便我看观众反应。”梁山说，散场后“混”在群众队伍里听他们交谈，是他最喜欢做的事，“这时候听到的，才是最宝贵、最真实的想法。”

11年放映 满满回忆

11年的坚持放映，满满都是回忆。梁山记得，有一年放映的时候，交替工作的两台胶片放映机突然坏了一台。“整部电影有7本（胶片盘），只能用一台放映机轮着放，每次换胶片的时候全场就得空等两三分钟，放完一场得停下6次。”

令梁山感动的是，观众虽然抱怨，却一个



都没有走。“那次放映的效果居然特别好，只是看着自己的电影被放成这样，我‘心如刀绞’。”他半开玩笑说。

确实，自己的“儿子”自己疼。12年前，为了《父亲》这部片子，初出茅庐的梁山飞往东北采风。“电影说的是东北的事，整个团队却都是上海人，怎么拍才好？”梁山带着演员下生活、做采访，请了东北人当顾问。知道自己不可能拍出东北人眼中的东北，所以他坚持拍出自己眼中的东北。“我后来发现，一部电影不可能迎合所有人，但只要做得像那么回事，总有一部分人能喜欢。”

按照梁山的说法，长线放映其实是“为观众找电影，为电影找观众”。就好比新华字典，虽然不是畅销书，却一直有人买。“《父亲》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，但它符合中国人的感情。

既然有人看，那就一直放呗！”

A类影展 一鸣惊人

2003年的一天，广电总局接到一个埃及打来的电话，是非洲最大的开罗国际电影节前来邀请中国电影参赛。《父亲》意外中选，惊艳了电影节选片人，当即拍板参赛。

主演父亲的宋国锋，是辽宁人艺院长李默然的关门弟子。金鸡奖参评的时候，他的表演被评委认定“话剧腔太浓”。去开罗之前，梁山对获奖不抱什么希望。

在开罗住了3天，憋坏了不会说英语的宋国锋。每天晚上，他都会打电话给梁山，请他告诉二楼餐厅服务员，“要开水泡方便面”。到了回国的日子，宋国锋急忙忙地上了飞机，错过了中国驻开罗大使馆的电话，那是电



梁山工作照



马上评

不卖座影片背后……

和艺术家聊，经常会被他们的艺术作品所感染，听他们聊创作构思、随他们追逐艺术梦想，很激情，很享受，有时也很无奈——为他们几乎难以实现的梦想不懈努力。

梁山，是上海土生土长的一位青年导演，《父亲》是他拍摄的第一部影片。这不是一部卖座的影片，至少是对目前走进影院的年轻人来说。但在今天来看，依然能被激动、被感染，我想，这应该是“亲情”这永恒主题的艺术魅力。

当梁山导演和我说起每年有这项活动的时候，我很感慨。他说得很简单，每年，在父亲节放映这部片子，就是想坚守。

被梁山的执着所感动，于是有了去年影片放映10周年的庆祝活动。一是祝贺梁山导演执导了一部好片子，而且获得了国际大奖；二是赞扬梁山导演十多年来，身体力行地为宣传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为电影的传播作出的积极努力；三要呼吁我们的年轻人关爱长辈，陪伴自己的长辈走进影院，与年轻人共享我们的艺术成果。

长尾效应，正态曲线中间的突起部分叫“头”；两边相对平缓的部分叫“尾”。大多数的需求会集中在头部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流行；零散小量的需求分布在尾端，形成一条长长的“尾巴”。

《父亲》的放映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是在追求长尾效应，将所有非流行的市场累加起来，就会形成一个比流行市场还大的市场。赵芸

影节通知《父亲》剧组全员留下的消息，“一般来说，这就是有奖拿了。”梁山说。

走在电影节的闭幕红地毯上，很多国外电影人都来祝贺，并赞扬“那个老头（宋国锋）演得好”。当评委会主席让·雅克·阿诺（《狼图腾》导演）宣布，影片《父亲》获得最佳导演、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时，梁山懵了，“我想了又想，或许，伦理亲情对于任何国家的人，都是有所触动的吧。”本报记者 张艺

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逝世



导演谢铁骊

本报讯（记者 张艺）昨日，中国电影著名导演谢铁骊因病医治无效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0岁。

谢铁骊，祖籍淮安，中国第三代导演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50位电影艺术家之一。13岁就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文艺活动，并在参加新四军后成为一名文艺战士，曾任新四军文工团戏

剧教员、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文工团团长等职。

1950年跨进了电影界，1959年独立执导了第一部影片《无名岛》，代表作有《红楼梦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暴风骤雨》《早春二月》等。

谢铁骊的《包氏父子》，讲述的是父子间的亲情故事：上世纪30年代的江南水乡某镇，50多岁的老包忠厚善良，但很懦弱。他在秦府当差30多年别无所求，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从小失去母亲的独生子包国维身上。包国维是省立志诚中学三年级的学生，整日与纨绔子弟厮混。为了替儿子交纳高昂的学杂费和制服费，老包四处奔走。而小包却一味模仿阔少，追求虚荣，甚至不愿承认这个穷酸的父亲。影片强烈抨击了当时一些中国民众的病态生存和奴性意识。

父子情经典影片

■ 安德烈·萨金塞夫《回归》

今年电影节主席的处女作，就是这部讲述父子情的电影《回归》（见图 剧照）。影片从伊万和安德烈兄弟俩说起，他们和母亲在俄罗斯北部一个小镇过着平静的生活。一天，离家十多年的父亲突然归来，打破了两兄弟的和谐生活。哥哥对父亲近乎崇拜的遵从，叛逆的弟弟却对父亲充满怀疑。第二日，父子出游时，因为父亲简单粗暴的对待，一路冲突、矛盾不断。影片的最后，父亲为了孩子失足坠亡……导演留给观众极大的思量余地。或许在这次出行之后，兄弟俩才告别了过去，踏上真正的回归之路。

■ 罗伯特·贝尼尼《美丽人生》

《美丽人生》是意大利国宝级导演罗伯特·贝尼尼的作品，影片的故事催人泪下：一个犹太家庭被送进

了纳粹集中营。父亲用自己的乐观和智慧保护着儿子的童心，而就在黎明到来之前，他自己却被纳粹杀害。影片的结尾，孩子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，迎面开来一辆坦克，一位美国士兵把孩子抱起，母子重聚。

■ 张扬《洗澡》

导演张扬的作品《洗澡》是一部具有浓郁北京特色、充满温情的影片，故事围绕老刘一家两代人对澡堂子和洗澡的态度展开。父子间的较劲、妥协，反映出新旧思想、新旧文化的冲突、矛盾与融合，整部作品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。

■ 北野武《菊次郎的夏天》

《菊次郎的夏天》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自编自导自演的温情



电影，故事中的小学三年级学生正男和菊次郎并非父子关系。但两人在一同寻觅正南母亲的旅途中，彼此间产生如父子般深切的依恋。最后，看到母亲改嫁的正男，因为菊次郎的“天使之铃”而走出阴霾，重燃生活的希望。

■ 《当幸福来敲门》

威尔·史密斯主演的好莱坞《当幸福来敲门》取材真实故事，主角是美国黑人投资专家克里斯·加德纳。影片中的业务员濒临破产，导致老婆离家，只能和儿子相依为命……